


赵林著

西方哲学史

Lectures o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讲演录



育出版社

95

赵林 著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Lectures o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35
2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西方哲学史”通识课程的教材,在课堂录音的基础上整理成稿。本书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一直讲到黑格尔哲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脉络。全书思路清晰、内容丰富、文字清新简洁,深入浅出地展示了西方哲学史的精神内涵和演进历程。本书作者赵林教授是国家教学名师,主讲“西方哲学史”课程达20年之久,该课程于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本书充分展现了赵林教授的深邃思想和雄辩口才,堪称一部“西部哲学史”的上乘入门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赵林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1

ISBN 978 - 7 - 04 - 023642 - 2

I. 西… II. 赵… III. 哲学史 - 西方国家 - 教材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2430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咨询电话	4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 - 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880 × 1230 1/32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张	12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40 000	定 价	22.9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3642 - 00



赵林

1954年11月出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和演讲集14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自序

这本《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是我近年在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高校对学生所讲的通识课录音整理稿。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在武汉大学对全校学生开设讲授“西方哲学史”通识课程。哲学类的课程本来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是也许是由于我在讲课时融入了自己的心灵体验和生命激情，只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不是遵循规范的教条圭臬来讲课，所以每次听我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学生都把武汉大学最大的教室挤得满满的，有时候我甚至要挤进教室、挤上讲台才能够讲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十多年来，听过我讲“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武汉大学学生已经超过了5000人，几乎相当于苏格拉底那个时代雅典公民人数的1/10了。近十多年来，我不仅面对全校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史”的通识课，而且也给哲学系的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史”的专业课程。2006年，由我主讲的“西方哲学史”专业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在此之前的2004年，我和邓晓芒教授合著的《西方哲学史》专业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不久以后我们也建立了相应的课程网站。但是这些专业教材和课程网站对于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未必适用。因此，我一直都想把自己讲授“西方哲学史”通识课程的心得编成一部更加通俗简明的教材。这个夙愿终于在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帮助之下成为了现实。

从2008年3月开始，我应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邀请，到该校给全校本科生开设讲授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西方哲学史”。设置这样的精品课程并邀请外校学者来讲授，这是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创举。东南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特色的著名大学，但是该校学生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和热情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每当我站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的那个可以容纳400人的教室(加上一些占不上座位而自带小凳坐在走道上的同学,一共大约有500多人)的讲台上时,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东南大学的莘莘学子对于智慧的热爱和那种心有灵犀的聪颖。毕竟,一个讲课者是需要与听课者心心相印、情感相融的,而在东南大学的每次授课都能让我感受到一种酣畅淋漓、怡然忘我的快感。尤其是在第一堂课开讲之前,全体同学起立高唱东南大学校歌,那高洁典雅的词曲和激情澎湃的歌声具有抚古慰今、净化性灵的巨大力量。可以说,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优美高雅、最振奋人心的校歌。一阕“东揽钟山紫气,北拥扬子银涛。六朝松下听萧韶,齐梁遗韵在,太学令名标”,常令我热泪盈眶、心潮激荡。东南大学所在地乃六朝故都、南雍旧址。时至今日,六朝古松仍然屹立,齐梁风流虽已依稀,但东南大学的学子们却呈现出一种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昂扬风貌。每当我站在东南大学的讲台上时,就如同站在武汉大学的讲台上一样,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种良好感觉的影响下,每次讲起课来当然就如同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尽管所讲内容都是纯粹的思想和概念,却仍然禁不住时常手舞足蹈、慷慨激昂,得意之时,竟有一种万马奔腾、江河狂泻的畅快之感。而听课学生也如我一般,时而如痴如醉,时而又幡然猛醒。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每晚三节课的时间竟然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正是在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讲课录音的基础上,花费半年多的时间,终于整理成了这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二

本书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讲起,沿着思想史的线索一直讲下来,到黑格尔哲学为止。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则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一本通识课的讲义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且按照国内大多数哲学系课程设置的惯例,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素来就是相互独立的两门课程。当然坦率地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本人对现代哲学缺乏兴趣,因为现代哲学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剔精究微的技艺,而不再是博大精深的智慧。自从密涅瓦的猫头鹰在

黑格尔那里被放飞之后，继哲学的“黄昏”而来的就是精神的漫漫长夜了。

在古希腊，哲学体现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智慧，虽然这种智慧带有一些童稚的旨趣，但是它却几乎涉及人类思维所能关注到的一切深刻问题，而且是在一种没有前人的参照系统、从而也没有刻板圭臬的情况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因此，希腊哲学家们的哲学观点往往都带有清新颖达的特点，表现了自由心灵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关怀。正因为如此，我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解古希腊哲学。在中世纪，古希腊哲学开始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融入到基督教神学中。哲学的这种异化和扭曲的情况虽然在近代得到了纠正，但是由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影响，哲学日益由自由心灵的智慧之学演变成一种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哲学家们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前辈所确立的规范中来思考各种哲学问题，并且把哲学问题系统化和条理化。在这种情况下，独创性的思想已经无法与希腊人相比了，但是气势磅礴的哲学体系却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到了现代，哲学就完全堕落为一种技艺性的职业，人们只会照着古人模式鹦鹉学舌或者进行文本转译，再也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思维了。一个生活在两百多年以前的康德，在今天就可以养活成千上万个把康德哲学研究得比康德本人还要清楚的康德哲学家；而那些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文本，已经多得足以把任何一个敢于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人弄得晕头转向！在古希腊，哲学原本是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面对宇宙万象和人类命运的一种独立思考 and 生命体悟，是一种自由性灵的智慧。但是在今天，这种智慧已经蜕化为一门刻板的知识技能，哲学成为一种炫耀精湛技艺的思想考据学，它面对的不再是鲜活的宇宙和人生，而是以往哲学家对宇宙和人生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哲学家就再也不是那个对客观世界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不是那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智者，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自知其无知”的人，而是那个躺在已逝哲学家的著作中引经据典、把古人的智慧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加以批发和零售的精神掬客。

当然，哲学在今天虽然衰落了，生活却变得丰富多彩。现代人心安理得地陶醉在快餐式的消费文化中，哲学这种深刻的东西已经成为一

种不合时宜的怪物。现代人不需要思考本质,他们只相信现象,因为他们看穿了本质只不过是人自己虚构的一个幻象。现代人太清醒了,哲学的斯芬克斯之谜已经不可能再让他感到困惑,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活着,并且快乐着,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秘诀。在这种情况下,哲学这个沉重的怪物当然就被弃之如敝帚了。

然而,在这个哲学没落的时代,仍然有一些顽强的追求者怀着一颗爱智之心在追问着那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终极答案。我虽然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西方哲学史”,却不敢自诩为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传扬以往哲学家思想的教书匠而已。正如荷马并不会因为吟诵了英雄史诗就成为英雄一样,我也不会因为讲述了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就成为哲学家。虽然黑格尔坚持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但是这并不等于每一个讲哲学史的人都是哲学家。每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只是以一个先学者的身份带领同学们一起去仰视那些伟大的思想圣贤,体验他们的哲思,分享他们的感受。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一个哲学的热爱者应该学会从简单的生活中去发掘复杂的道理,同时也应该学会把复杂的道理用简单的方式表述出来。完全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哲学(这正是我们这个用“戏说”方式来表达一切深刻道理的时代所热衷的做法),固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但是把哲学讲得像天书一样难懂,也未免有点故弄玄虚的嫌疑,这如果不是表明了讲述者的诡谲,就是表明了他的笨拙。因此,我在这本书中尽可能把西方哲学史中的那些深奥晦涩的哲学思想讲得通俗易懂一些,然而又要力图做到不失哲学的本性和旨趣。我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哲学的慧根。这慧根能否长成参天大树,主要靠每个人自己的机缘和悟性。而通过讲述古人的哲学智慧,或许将能够启发年轻的朋友们去发掘自己的哲学慧根。

是为序。

赵林

2009年2月18日于武汉大学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010) 82086060

E-mail：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120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策划编辑	干咏昕
责任编辑	李 征
封面设计	张申申
版式设计	马敬茹
责任校对	王效珍
责任印制	韩 刚

目 录

自 序	I
导 论 哲学是什么和哲学有什么用?	1
一、哲学是什么?	1
二、哲学史方法论	15
三、哲学有什么用?	20
第一讲 希腊自然哲学	31
一、米利都学派与爱非斯学派	31
二、从“四根说”到原子论	51
第二讲 希腊形而上学的源端	64
一、毕达哥拉斯学派	64
二、爱利亚学派	71
第三讲 希腊怀疑论与道德哲学	84
一、智者派	84
二、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	94
第四讲 希腊实在论哲学	110
一、柏拉图哲学	110
二、亚里士多德哲学	125
第五讲 希腊哲学的衰颓	147
一、希腊化时代的三大学派	149
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过渡形态	166
第六讲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176
一、教父哲学	176
二、经院哲学	199
第七讲 近代哲学的转向与英国经验论哲学	219
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与两大流派的思想分歧	220

二、早期经验论哲学	231
三、洛克哲学与经验论的内在矛盾	243
四、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与自然实在论	251
五、休谟的怀疑论	257
第八讲 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	267
一、笛卡儿哲学与唯理论的开端	268
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278
三、莱布尼茨的单子论	284
第九讲 康德的批判哲学	299
一、康德的知识论	300
二、康德的道德哲学	321
三、康德哲学小结	328
第十讲 从费希特到黑格尔	333
一、费希特的“绝对自我”	333
二、谢林的“绝对同一”	342
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354
后记	374

哲学是什么和哲学有什么用？

同学们，晚上好！

本学期我来给大家讲“西方哲学史”通识课，今天我先讲“导论”。

哲学课涉及一些非常抽象、同时也非常高深的问题，如何能够把这些抽象而高深的问题讲得让大家愿意听、听得懂，这是对我这门课程的一个严峻挑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同学们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受到哲学的教育，进入大学后又要学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公共课。由于我们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哲学这门充满了智慧的学问在同学们心中留下了一种不好的印象。再加上我们有些讲哲学的老师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不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开放性的智慧之学，而是把哲学当作一些僵化的教条灌输给同学们。这就导致了大家对哲学本身的一种误解和厌恶。实际上，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句句都是真理，丝毫也不能加以怀疑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哲学精神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同学们对哲学有一种逆反心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这些讲哲学的教师，而不在于同学们。

一、哲学是什么？

1. 现象与本质

平时一旦说起“哲学”这个概念，同学们头脑里马上就会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大家往往很自然地把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好像讲哲学就是讲政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这些讲哲学史的人，通常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学习哲学必须要从学习哲学史开始，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史才能真正

地理解哲学。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也有它的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有它的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哲学生长的这个历史过程,是在思想的环境中展开的,我们只有把握了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哲学。因此,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要我简单地回答哲学是什么,我只能说,哲学就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否定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很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来表述哲学是什么。这是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说,当我们学习其他学问时,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讲,物理学是什么,数学是什么,计算机原理是什么,等等。但是对于哲学呢,我们很难进行这样的表述。在座的同学大多都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你们都曾经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按照书本上的说法对哲学下一个定义:哲学是一套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这种关于哲学的定义对不对呢?从表面上来看,它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太笼统,大而化之,一个大而化之的界定,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按照这个定义,哲学就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问,这样的学问是缺乏确定性的内容的,就如同“无限”、“绝对”这些概念一样,看起来很不得了,很唬人,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的。因此,即使把这样的哲学定义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在心中仍然对哲学一无所知。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来说,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答案只能在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中去寻找。但是如果循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进展到现代哲学,那么我们会发现,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从古到今,曾经出现过一些大智者,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困惑。哲学史上有许多成就卓越的哲学家,都曾一度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甚至还没有等到他们去世,一批新兴的哲学家又开始批判和否定他们的观点了。通过对哲学

史的学习,我们就会发现,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世界从根本上来讲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似乎都是一些难以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结论,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见解。在这一点上,哲学与自然科学是很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中,一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它的答案就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后世的人们就不会再去怀疑它的真理性。比如说牛顿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自从牛顿提出来以后,一直到今天,学习物理学的人都不会从根本上对它们提出质疑。在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它们就是绝对真理。当然,超出了这个时空范围,它们的效用可能会受到限制,会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更加精确的理论所取代。但是在宏观世界里,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绝对真理,这是毫无疑问的,后世的人们也不会再去怀疑它们的可靠性。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唯独哲学,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始终没有确定性的答案。大家争论的总是那些老问题,例如世界的本原到底是物质性的微粒,还是精神性的概念?世界的规律性到底是客观固有的,还是人类思维的结果?真理性的知识到底是来自经验归纳,还是来自理性演绎?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永远没有确定性答案的,因此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一些永恒性问题。我刚才说了,历史上一个一个踌躇满志的哲学家们,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些永恒性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很快就会被一批后起的哲学家们所否定。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否定的过程中来把握哲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直截了当地对哲学下一个定义,要想用一句话来说明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无法言说的。如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也只能说,哲学就是一种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就是对那些永无确定性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执著追问。

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从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上来加以考察。哲学的性质取决于它的对象。那么,哲学到底是探讨什么东西的一门

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动物，与其他动物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的许多特点，比如人是有理性的、人是社会动物、人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等等，但是如果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人总是喜欢追问事物的本质。人和动物一样，都关注现象，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除了关注现象之外，还总是喜欢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相对于现象而言，人甚至更加注重本质。动物从来不追问本质，本质对于动物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只老鼠在一只猫眼里，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猫扑上去把它抓住、吃掉，事情就完了，问题就解决了。猫在面对一只老鼠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思考“老鼠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对于猫来说，老鼠就是一个纯粹的现象，根本就无所谓本质可言。但是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与动物很不相同的。人在面对着各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寻找这些事物背后所潜藏着的本质性的东西，即所谓的内在规律。乃至当我们面对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时，总是禁不住要问，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这样提问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万事万物真的具有某种本质，还是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赋予了它们某种本质？换句话说，所谓本质究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属性，还是人类思维的一种主观习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来说，就具有一种挑战性。如果事物本身就具有客观本质，那么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能力恰恰说明我们人类比一般动物更加高明；但是如果所谓本质只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的一种思维习惯，那么人类很可能就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当然，同学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确定的，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种答案。但是从第二种答案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可以试想想，或许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无所谓本质，但是人却是这样的一种动物，我们的大脑被构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以至于总是喜欢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于是，当我们面

对着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现象时,就总是禁不住要追问:它的本质是什么?潜藏在那感性现象背后的抽象规律是什么?我们喜欢追问这样的问题,正是这种追问习惯使我们有了哲学。对于我刚才所提出的两种观点,究竟谁对谁错,我看很难简单断定,同学们可以自己选择答案。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中早就有过这样的分歧。好像越是到现代,人们就越是倾向于现象学,越是对所谓客观本质持一种怀疑态度。现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更愿意相信,真实的世界说到底就是那个呈现出来的现象世界,至于所谓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们主观虚构的一个结果。所以说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纷纷走向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把本质给抛弃了。而传统的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黑格尔哲学,都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本质主义哲学。

那么,什么叫做本质主义呢?就是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 19 世纪的黑格尔哲学,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情结,它们都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而这个本质和现象相区别、相比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本质是独一无二的,不变不动的,不生不灭的,而现象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转瞬即逝。一代一代的人活着,一代一代的人死了,但是当哲学家们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那个本质决不因为亚里士多德死了或者活着,而有所改变。因为本质是一个一般性的东西,这个一般性的东西并不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死而有所改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本质通常是哲学家们抽象思维的结果,它被哲学家们从生动具体的现象中剥离出来,并且被当作转瞬即逝的现象背后的不变不动、不生不灭的唯一真理。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二元分裂,也就是本质与现象的分裂。现象被看作浅薄的甚至虚假的东西,而本质则被当作真正实在性的和决定性的东西。本体论上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也导致了认识论上意见与真理的对立,关于现象的知识被看作是肤浅的意见,而关于本质的知识才是真理。在这种现象与本质相对立的二元分裂中,哲学家们纷纷把眼光投向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那个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古往今来本质主义共同的做法。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本质主义的。比如说,在我们通常的哲学理解中,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精神,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

是物质。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作为哲学范畴,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到的东西,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而这种概念性的东西被说成是决定着那些活跃的、感性的、丰富的现象的终极性东西。这种抽象的本质概念是哲学家们所真正关注的,它们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在。这种强调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坚持本质决定现象或存在的哲学观点,就叫做本质主义或实在论。

但是 20 世纪的哲学却是反本质主义的,20 世纪的哲学标榜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自觉,他们认为所谓的本质或者实在很可能只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一种假象,真正可验证的、明证性的东西只有那些现象。翻开历史上的任何一本哲学著作,我们都会看到,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争论的绝对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你说这个本质是物质,他说这个本质是精神,争论了 2000 多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0 世纪的哲学家们反其道而行之,宣称这些关于本质的争论都是一些无聊的争论,本质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说 20 世纪的哲学确实达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水平,它们公然主张人类没有必要再追问本质了,大家只须关注现象或者存在就够了。这种见解确实表现了现代哲学的明智之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恰恰也是哲学的一种悲哀。我认为,无论本质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还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一种杜撰,它永远都是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哲学注定了是一种关于本质的思维,注定了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舍此就不能再被称为哲学。也就是说,即使所谓的本质可能是人类思维杜撰的结果,哲学也只能锲而不舍地不断追问本质的东西。因为人类被注定了是一种具有超越倾向的动物,形而上学性恰恰就是人类之神性的体现。这正是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所在。世界本身是否具有本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是一种喜欢追问本质的生灵,所以在我们的眼里,现象背后总是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在期待我们去解蔽、去言说。也许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但这却是一场崇高的悲剧,它昭示着一种深邃玄奥的命运。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总是要在简单的生活中去发掘深刻的寓意,总是不安于动物式的轻松而要去追求神性的沉重。其实大家想想,人如果不去追问现象世界